

□ 13  
3101





口 13  
3101



節儉論序  
 古云玉卮無當雖寶  
 非用也近世吾邦英  
 髦俊哲鱗萃麋沸或  
 經泐以額門或詩章

節儉論

序

152



管仲言  
以名家鼓吹乎邦內  
者不可勝計也然所  
其說向上之於新奇  
之趣耳而所謂玉卮  
無當者匪耶獨吾

龍草廬先生抱不羈  
之才卓立於古今以  
一洗后世紛紛之說  
所著有典詮名詮論  
語詮之三詮於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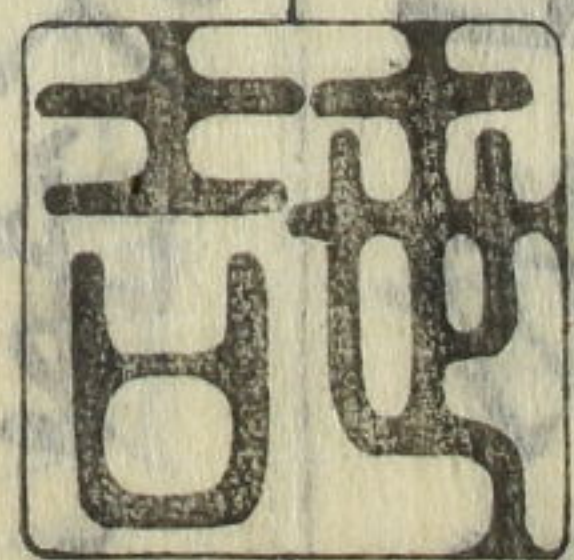


聖人之道瞭然若見  
 火焉豈不愉快乎屬  
 著節儉論一篇蓋其  
 守身立家之要士大  
 夫不可得而不讀焉

該之可以見先生之  
 有功于世者也勿儆  
 與世之沽名自徇之  
 徒一樣之看矣是為  
 序



大倭寬政三辛災夏  
門生菟道上林元禎  
世吉拜撰



遠加士太夫節儉論

艸廬 吳竹翁龍公羨子 明曰 誤  
門生 菟道上林元禎 世吉 校  
論足財之道只在節儉

有一士人來詰僕曰足財之道蓋多端焉今日行之  
何先孟子曰无政事財用不足然今所問不專在國  
政唯欲聞家事之所當急者如何僕曰量入為出蓋  
急務歟家國无二途第有小大之異耳曰大抵受祿  
之家米價貴則入多固宜量入以為出米價賤則入





寡千方萬計欲以量入爲出而未能也處之如何曰  
當力行儉曰我輩行儉久矣然而連年米價極賤而  
用大屈稱貸以補苴之則後患滋甚无如之何願別  
有聞歟曰勿別求焉顧夫公等之爲儉蓋猶行百里  
者之到得二三十里其儉不足以爲儉所以不達也  
若能實知所儉力而行之曷无見效昔魯哀公用不  
足焉有子教之以徹其意欲俾公儉已而厚民也亦  
不見別有所說曰然則能儉者之所爲如何曰一歲  
用度之制取米價最下之歲入以爲定數而雖中價

上價之歲亦其所出則依是數不敢有毫釐所加而  
切約堅忍以守之耳如是者五年或七年而稍寬之  
又數年而後方始復舊是所以其入寡則足焉多則  
有餘也曰請問守之之目曰僕曾爲人言此事者適  
有二十餘件今乃語諸公等唯恐弗堪爲也然敢爲  
此者義也其不能爲而借人之財以補己之闕積年  
累月不之還者不義也吾聞志士舍生取義舍生尚  
不難之盍堪些些窮困以取斯義耶若曰不可堪焉  
則自棄爾或曰本邦諸州之士莫不輕視其死自



外觀之固若知所謂舍生取義者然非是實知之者  
觀其平生可見矣貸人之財而不還滿己之欲而不  
儉食言行詐醜然无所耻也是豈知取義者之所當  
爲也哉此言又尤有理願深思之曰守儉之要忘義  
之非皆既得聞命矣然我尚於米價貴賤之分未能  
指于懷抑又以為害義歟曰曷翅害義也禍孽亦將  
至焉曰請聞其說曰凡粒粟年豐則多所以賤也年  
歉則寡所以貴也賤則民飽貴則民饑如天明之末  
年斗米當二千五百錢京城中外爲之餓死者以萬

數伏尸填街他州亦蓋準之人皆无勝慘惻而獨祿  
士與米商喜之寬政康成乃有年米價減三之二向  
幸免死者方始得飽食人皆靡不悅樂而獨祿士與  
米商憂之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  
之性蓄必逮夫身此則非是祿士與米商之謂乎可  
怕之甚也曰如之何則避其蓄曰儉而已矣善儉則  
少費少費則不貪不貪則不必有意於歲入之多寡  
斯可以獲不拂人之性既不拂人之性夫何蓄逮之  
有



守儉件目

惡衣服

竊謂志於道者假令國富家豐豈可著美服以求  
兒女之憐哉褻服只當常服木絲麻布以示節儉  
妻子亦宜然也司馬君實為元祐相自言平生衣  
取蔽寒食取充腹古人之所守可見矣有人躬禁  
美服甚嚴而反寬於婦兒謂之能儉者哉

菲飲食

每食止用菜羹及乾魚可也大丈夫志有在焉豈

暇及口腹哉唐高鉞雖在美官朝饗唯用一肉夕  
食齏菹瓠而已美官尚然况下官乎我仁德天皇  
亦恤民之少食而終儉己以至飯羹不酸饌不易  
也天子尚然况士庶乎酒菓及烟艸亦禁之可也  
殊烟具之不潔也非可忍矣君子而用焉豈不恥  
乎茶宜必用價之貴者賤者害于人

麤第宅

士大夫豈欲居室之美不惟新營雖故宅亦非迫  
於不得已勿敢修補漢蕭何居處不治垣舍曰令



後世師吾儉唐李義琰爲相宅无正寢弟義璣市  
堂材送之義琰曰我爲國相愧營美宇卒不許木  
久腐乃棄之此類不可枚舉吁何不之思乎義琰  
以大臣愧營美宇今人以小臣愧宇之不美其識  
趣高下之遠豈惟天淵

遠色

耽男色溺女色固是亡國敗家之因又最爲冗費  
焉橫恩濫賜男色甚於女寵書曰比頑童時謂亂  
風可不戒哉

罷饗應

除喪祭之外雖親戚不可數會食况他家乎若有  
不得已而會食則亦止用菜羹乾魚可也夫國之  
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份則先王養財  
之意可知矣而今國家用度不給甚事其不儉哉  
不請君臨我家

非問疾弔喪而君臨臣家古之所戒也臣又不妄  
請之近世諸國之臣數宴其君於私第盖非禮也  
且其一日之治具雖竭其家一歲之入猶不足焉



節儉論  
五  
侈用不亦甚乎

減臧獲

臧宜減十之四五獲宜減十之七八儻爲君行大事或使於他州假步卒於公處也或問武人家不當无卽從之備急奈何如是其減之日能儉已而常薄歛則其采地之民感恩者深是故有事則民皆爲我精兵雖少卽從而不患无人但家庭要恒多卽從則不能不厚歛厚歛則民怨民皆怨怒而不從則雖多卽從亦成何事又問婢僕皆國之

產若不得食於士大夫之家或散亡歟曰如无食者宜每與米少許使其僅免死而待寬儉之日以歸於我

諸器械馬具駕輿等不可改作之

兵器既及故敝則不可不補綴之改作之若欲觀之美妄加修飾或新制者宜深禁之矧不兵器者乎

勿求諸玩器古畫名墨之類

一瓦器一畫軸購之以數百千金者世間尤衆吁



管仲語  
是何心乎這物能止人之餒歟救人之凍歟  
宜賣我家歷代所藏之器物

雖兵器亦各有分數分外貯之則皆剩物而已况  
於茶器食具凡百玩好乎不擇其價悉沽之以給  
費用可也吝之不沽之用則強借人之錢物不義  
孰甚於此蓋祖先之手澤及有勲功之遺物等非  
此限也宜敬而秘藏也

奇伎奇器勿入於門

奇伎以奇異之術誑人也如偃師舞木之類奇器

乃無用之美器也如馮球妻所買寶釵之類凡如  
是之物人家兒女之輩靡不競貪豈可輒入之門  
以汨其心乎哉王制云作奇伎奇器以疑衆殺古  
人疾之之甚可以見矣

不可好假山聚樹石愛花卉

為悅一時之日勞衆手之筋力損終歲之用度不  
亦驚乎昔姚垣見交王作假山日不見假山唯見  
血山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斲  
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丈夫之所用心可以見矣



不可蓄禽獸于家

馬牛二者宜畜也其它則有雞報晨之能畜之亦可也狗猫猿鼠畜之者須大禁也豈雖一微禽獸亦可使其食人之食哉

可毀別墅

別墅即俗所謂下屋敷野屋敷山屋敷等類也其制動過平居之宅冗費不可測矣况損負郭膏腴之地而益自家宴遊之所豈欲齊家治國者所當為哉急乃毀之可也間或有種藝於其中而與民

爭利者雖似儉亦可惡

不可好圍碁象戲雙六之類

好之則優遊閑逸之徒屢來滿坐豈啻享此無用之人抑且為之見蠱吾心不見黑田淺野對局於朝鮮國以忘大事為天下之所笑古人謂碁為木野狐良有以也俳諧遊戲又使人喪心不可不畏避焉

停贈遺

一往一來皆宜停之凡此類雖若遠於人情而不



恣地則廢守儉之功不得已之變法也唯子弟之  
贈父兄不在制限

不急嫁娶

宜待寬儉之日而後行之若有不可待者兩家各  
不備禮而行之可也懷孕產育及元服等類又皆  
勿備其禮夫禮宜備者固矣雖然必當有時處位  
也不可不知焉按周禮荒政十二省禮居其一可  
不以依據

禁放鷹漁獵遊山玩水

為之之人其意如在省耕歛講武事則可不然多  
是勞民妨農尤害於生財之本非惟使已身心放  
蕩可不禁哉又勿一日俾婦女遊外觀物殊多所  
費

勿聽俗樂觀俳優

俗樂俳優男女瞽淫尼之屬竝皆多欲而其心不  
正故賜予不厚則不喜且必使人喪所守矣其害  
尤劇宜痛絕之

息祈禱



爲國執事者第於清慎勤三者克知所持則其家  
可昌其身可安更禱箇甚麼凡喜祈禱者其心必  
邪是欲遂自己之慾志也邪則多懼所以不能不  
禱也既禱則諂神佛以財物者無數甚則建寺築  
祠冗費不可揣量然是皆出於一箇利心神明何  
爲其享縱今日費萬金亦无寸益

息醫藥禁治入一日用散大藥不醫治者多也  
耽鑿藥亦同祈禱其如有應効者皆偶然耳嗟乎  
盍之思哉今世無神醫則藥亦長物而已瓊山丘

氏亦云費之冗雜者禱祈遊玩之紛舉

毋忘慎德

大學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右二十二條乃守儉之提綱也若能推類以盡  
其餘則於國家公私之事皆知其所儉而効亦  
大要務只在德爲本焉爾不然便是所謂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也何足觀哉

艸廬 吳竹翁龍公美謨







保野人山崎士障抄書

此書乃山崎士障所撰

其書乃山崎士障所撰

其書乃山崎士障所撰

其書乃山崎士障所撰

Small handwritten notes or stamp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